

禮記纂言

十一

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不特米而已澄曰既言務畜菜又言多積聚言菜之外它物皆當積聚而畜之以備御冬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曰麥接絕續之之穀尤重之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盡絕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孰是接其絕續其乏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故也方氏曰麥以秋種至夏乃穫以其牟利之遲慮民情而不種也故特勸之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啓也

月令卷六

八十一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

衰水始涸

坏步回切
涸戶角切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

坏益也蟄蟲益言謂稍小之也涸竭也周語曰辰角

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

月末也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孔氏曰

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

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從

此月始戶謂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

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坏之

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方氏曰坏戶與坏垣墻之坏同
義殺氣浸盛者陽主生陰主殺言陰之夷物至此台酷
也浸言若水之浸日加益也陽氣日衰者陽盛於夏至
此而衰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方氏曰鈞益三十斤之稱仲春所謂鈞者特言輕重之
鈞而已石益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澄
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中之二
斗甬五量中之二也平之正之角之皆同之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

月令卷六

八十二

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天數
必順其時慎因其類易以鼓玩

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之

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

孟秋乃征伐此月禁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之戒

焉孔氏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為節礙是易關市也關

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

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

不匱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興舉其事無逆天之人數

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為方氏

曰入以爲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
旅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
出之更爲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
故言來集遠鄉邇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
則貢賦之職脩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財
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言上無之用百事乃遂遂言遂
其志之所欲爲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凡物有數皆
出陽而入陰所謂大數不過陰陽出入而已人君舉大事
不可逆此大數數之所運爲時時之所從爲類必順陰陽
之時而無違慎因陰陽之類而無變也舉事如此四時所

同然當闔戶之時尤不宜安舉故於此申戒之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
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

雷先行草木蚤死

後扶又切
數色角切

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
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蟄
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
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草木蚤死寒氣盛也孔氏
曰秋雨不降天災卯大火之氣是積陽故雨不降草木生
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也仲秋至仲春火氣但秋金能尅

春水及仲秋雨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僞言語相驚其國乃旱天災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蚤死地災也方氏曰國乃有恐少陽之所動也其國乃旱陽亢故也五穀復生盛陽作之也風災數起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愆於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右記仲秋凡九節

季秋之月

此謂寒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寒露之日鴻鴈來賓

月令卷六

八十四

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澄曰菊有黃華之第三日至立冬前凡十八日七王用事

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成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氏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二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曆九月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氏二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一度中唐月令曰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

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成位之初九月中氣日在氏昏須
女中曉柳中斗建成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
五百六十分寸之一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
之律應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
戮猶殺也孔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為蛤禽獸亦互文

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陸氏曰來
賓言其寓中國如主賓也黃華以黃為美祭言獸以大
者祭也方氏曰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
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故特言有
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
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華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
陰之盛也豺乃祭獸戮禽者祭獸於天然後戮禽而食
然於戮曰禽凡可擒而獲者皆戮之於祭曰獸所祭者
唯可狩而獲者爾以其特大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鄭氏曰申重也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孔氏曰此月之時勅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內收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陸氏曰命百官徧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詳言之方氏曰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事也內

月令卷二

八十六

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粢盛之委也祇亦敬也孔氏曰帝籍者供上帝之藉田也藉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供神之物故曰神倉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

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
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舉之
將以制國用也
函詩言十月穫稻而此季秋言備收者地氣有早晚也
命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藉又隸于天官故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

時也將效功於孟冬則休之於季秋宜矣然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奠醴之類是也此記所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曰總猶猥卒也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昌
慤切

鄭氏曰入學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大饗帝者以周禮言之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也
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用犧牲當前期告備
于天子方氏曰以宗廟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
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可知仲秋
之月視全具矣至此乃告備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於
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
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

所私

八月令卷六

八十八

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
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旂衣
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賦謂
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孔
氏曰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法制
又命百縣為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
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鄭注
互文者言諸侯亦受朔日百縣亦合制也稅於民者是
積貯本國貢賦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與者兼事之辭

其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旣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陸氏曰諸侯外也百縣內也外言合內言制方氏曰合言自內以合外合而同之也制言自上以制下制而裁之也諸侯有君道爲內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然通而言之則一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待來歲受朔日之政令也於此言之者抑建亥之正也輕重之法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諸侯所共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

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爲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爲度也若周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近以略責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非以私於己也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注以合諸侯制爲句者非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戈戟也孔氏曰按周禮司兵掌五兵注云戈父戟首矛夷矛又云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

矢此扱步卒五兵弓矢一也及長丈二尺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陳氏曰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人処左則車上固有弓矢矣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術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

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扑音切

八月令卷六

九十

鄭氏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按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是也給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也司徒摺扑誓衆以軍法也孔氏曰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駟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旗旒旛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於是司

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也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載旌旒者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旌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旛折羽爲旟及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旒車載旌此仲冬大閱所建旌旗鄭所引司馬職是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司徒地官掌邦教故司徒職云施十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車亦於所獵之地而摺扑北面誓之馬氏曰仲

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爲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爲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爲天子御者僕也爲諸侯羣臣御者七騶也載旌旒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爲之者始於大常而終於旒以羽爲之者始於旛而終旌故言旌旒則它可知矣方氏曰旌旒所以爲表識然周官司常贊司馬頒旗物自王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二物者舉其略爾戎事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田事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莫不各有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蓋指車馬之屬掌次言師田則張幕有幕次故亦有屏整設於屏外則王雖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扑謂擾楚

司馬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於田獵故也書言扑作
教刑是矣摺謂摺於帶設扑而摺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
於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
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鄭氏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命主祠以所獲禽祀四
方之神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孔氏曰厲飾謂嚴
厲容飾戎服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古春夏
則冠弁服主祠典祭祀者禽者獸之通名獵竟命主祠
祭禽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
於上而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落則反於土矣
伐薪為炭以禦冬寒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

不當供養之不宜者瑾其靳切趣音促當去聲供養並去聲

鄭氏曰瑾謂塗閉之辟殺氣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之
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能蹠
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孔氏曰
俯垂頭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

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其戶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與之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不可得者也方氏曰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無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亟決之也祿秩者祿之秩序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慎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已凡此以順收斂之道也陸氏曰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孰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勦噓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勦音求噓丁計切解古買切

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

風行不休止也孔氏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
民多歛嚏人災也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
地災也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也方
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
故冬藏殃敗金數窮而氣窒則為歛氣行而發於聲則
為嚏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主水反為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
盜賊皆至陰之類也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土地分裂
則為嚴凝之氣所坼故也與為風而春之氣煖故行春
令則煖風來至氣煖則解緩寒則縮粟以煖風來至故
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月令卷六

九十四

右記季秋凡十節

孟冬之月

此謂立冬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
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為蜃小雪之日虹藏
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孔氏曰
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
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
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元嘉曆十月節日在心二度

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唐月令曰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

其日壬癸

壬癸者水干也立冬以後七十二日水王用事故其日屬壬癸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

其蟲介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

蛇之象龜介蟲也故

凡動物之

有介者屬水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

數羽

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

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

律中應鍾

鄭氏曰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

其數六

鄭氏曰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其味鹹其臭朽

鄭氏曰水之臭味也氣若有若無為朽其祀行祭先賢

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較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內腎一脾再其它皆如祀門之禮孔氏曰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五尺輪四尺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較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為廣輪尺數

同也禮畢乘車轆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轆爾所以然者兩輪相去八尺今較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轆主須南嚮故入北面設之其主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方氏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照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水始冰地始凍馬氏曰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上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奄

驥力知切

鄭氏曰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罷閔而奄象物閉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
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先去声

鄭氏曰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
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
賜之大功加賞孔氏曰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

八月令卷六

九十七

還於郊反反於朝也臣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
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謂以財祿供給之公叔禺人死
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顏涿聚死事見哀二十三年及

二十七年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筮初格切

孔氏曰釁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筮鄭氏曰筮莫日也
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
史釁龜筮與周異矣方氏曰物有釁則祆作以血厭其

變焉蓋除釁之謂也除釁謂之釁猶治汚謂之汚治亂
謂之亂也龜以下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

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矣釁之將以占審焉必於歲首者將以知一歲之吉凶也大史日官也故以龜筮之事命之澄曰兆謂龜所坼之兆也卦謂筮所得之卦也既命大史釁其龜筮則以龜卜之以筮筮之而觀卜之所遇為何兆筮之所值為何卦於是推占其兆測審其卦而定其吉凶何如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鄭氏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孔氏曰是察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

黨掩者自上掩之蔽者自旁蔽之夫官府之罪所以罔常獲者阿黨掩蔽之也吾於物辨之時而是察焉則苟罪也孰不發露者乎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馬氏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上時

切掌

鄭氏曰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牕牖可塞

塞之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冬曰上天為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

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

藏去聲行去聲積子賜切鍵其偃切要塞之塞先代切倅音奚

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困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屬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後徑禽獸之道也孔氏曰城郭須牢厚

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盜賊故云備要塞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後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鄭注鍵牡閉牝者凡鑰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此物以鐵為之似樂器之管籥摺於鑰內以搏取其鍵也按檀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為別者管是鍵之伴類仍非鍵也何氏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澄曰鍵閉二字

何氏說得之管者鑠之牝籥者鑠之牡鄭注誤以鍵閉為鑠之牝牡遂別釋管籥為搏鍵器孔疏亦從其誤是以徒費辭而義愈不明此蓋因天地閉塞成冬故命百官以謹蓋藏又命司徒以斂積聚又自坏城郭至寒後徑九事皆順天地閉塞之時而為此閉塞之事也陸氏口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

飭喪記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塋音營

月令卷六

一百

鄭氏曰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龍衣欵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孔氏曰其衣裳龍衣欵多少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小按鄭注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注檀弓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方氏曰丘壟墳墓別名大小冢人所謂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是也然皆以土塋之故言塋澄曰飭喪記總下三者衣裳棺槨丘壟其目也高卑之度即丘壟之大小薄厚之度即棺槨之薄厚丘壟大則高小則卑其高卑薄厚皆有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以其爵之貴賤而為之等級也自蓋藏積聚

及坏城郭以下九事并此飭喪紀一事凡十二事皆為順天時之閉塞而言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當去聲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小大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孔氏曰於

是之時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或猶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之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財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也方氏曰巧即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工所成器以祭器為主按此以驗彼也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度遠取諸物而禾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是謂程按之者欲其制之

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
褻同於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
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功致者功
之至其用功無所不極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先王
所禁也

○是月也大飲烝

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
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它其禮亾今天子以燕禮
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月令卷六

百二

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于躋彼
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孔氏曰烝升
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豳
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
此既大飲饗禮當有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
而用肴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
公當饗卿當宴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
君子可以宴樂飲酒矣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
祀勞農以休息之

臘力合切
勞力報切

鄭氏曰此周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氏曰臘獵也謂獵取禽以祭先祖五祀此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方氏曰祈來年詩所謂興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以陽生於子故謂建子之月為來年也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易曰勞乎坎蓋謂是矣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將去聲帥色類切

鄭氏曰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孔氏曰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此言習射御角力是未正用也豫擬仲冬教戰之事馬氏曰順陰義也亥之時陰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漁師即周之獻人也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以其職故也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

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爲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奠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則豈剝下益上者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上地侵削復扶切

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孔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灾民多流亡人灾也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大灾蟄蟲復出地灾也雪霜不時天灾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灾也方氏曰孟春東風解凍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多流亡以春主發散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而暴則陽之所作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故言方冬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擘斂

之所致也

右記孟冬凡十節

仲冬之月

此謂大雪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大雪之日鷓鴣不鳴後五日武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辟與壁同

鄭氏曰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日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

八月令卷六

百五

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曆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氏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旦角七度中唐月令曰十一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

其曰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

○冰益壯地始坼鷓鴣旦不鳴虎始交鷓鴣苦割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鵲曰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鵲旦夜鳴則陰類鳴而求旦則求陽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亦感陽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菴

鄭氏曰玄堂大廟北堂大室

○飭死事

孔氏曰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鄭氏曰飭軍士戰必有

月令卷六

百六

死志方氏曰飭死事於是月者豈非以教大閱故然乎

朱子曰此三字衍文呂氏春秋淮南子時則訓唐月令

並無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

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沮讀如沮如之沮

鄭氏曰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孔氏

曰土功之事毋得興作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孟冬之謹

蓋藏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

發室屋起大眾開泄陽氣諸蟄則死人必疾疫也故約

東有司於此時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若有開動
令地氣沮泄則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八次舍之處此
天地壅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非但蟄死人
疾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
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也皇氏曰喪謂
逃亡人爲疾疫皆逃亡也方氏曰興上功則地氣沮泄
所以戒之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
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所宜故亦戒之所以
固而閉也而者汝有司之辭蓋運閉之時以示人者存
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焉閉之

事或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馬氏曰房
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自內漸外爲沮自下達上爲泄
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溫必棄之故諸蟄則死民必
疾疫又隨以喪澄曰水在下而濕潤及上謂之沮如水
在內而浸淫達外謂之泄漏氣當藏入而反發出如水
之沮如泄漏故曰沮泄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

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重直龍切
省所景切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主
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

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貴戚謂姑姊妹之屬
近習天子所親幸者孔氏曰尹正也申重也申里其政
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其門閭房室皆有內
外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
順陰類也務在質素毋得過為淫巧或曰省婦事毋得
淫即下文聲色者欲之事此陰事也故命奄尹申宮中
之令以禁之而得行於貴戚近習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
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籩在由切
稊音述必

齊如字麴音曲蘖魚列切湛子廉切
火齊才細切監平聲貸宅得切

月令卷六

一百八

鄭氏曰酒孰曰酋大酉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秫
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
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
春而為酒孔氏曰是月始為春酒先須治擇秫稻使齊
得成熟故云必齊又須以時料理麴蘖故云必時其炊
漬米麴之時必須清潔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
必須良善其炊米和酒之時所用火齊又須生孰得中
六物者秫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
也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也十
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謂春成也并春始

釀澄曰秫說文云稷之黏者按稻粱之黏者皆謂之秫
惟黍全黏自應名秫稻既別出則此秫字蓋該黍稷粱
二穀齊謂齊同米粒完肥顆顆如一也麴蘖以及時造
者爲善故曰必時湛謂漬米熾謂炊米漬米以水淋漓
必去盡米塵取水清不渣爲度炊之時亦不可令穢惡
熏雜之故湛熾皆言必潔詩云吉蠲爲饎言炊飯之潔
也炊飯既孰則以麴蘖與飯和合一處以水溫之其水必
清冽之泉氣味芬芳者歐陽氏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
故曰水泉必香盛之須用陶器木器之類終不若陶器爲
佳故曰陶器必良既和合釀在陶器之中須煖氣溫養之
以待其成熟煖氣過盛則傷於熱而敗煖氣衰歇則傷
於寒而敗自始釀至成熟晝夜溫養如煉大藥者之火
候是謂火齊非有質之火乃無質之火也齊如互齊之
齊謂有齊量貴得溫養輕重之宜故曰火齊必得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方氏曰凡此皆水神也鄭氏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馬
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爲民致福也某氏曰四
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河淮濟之類名源者江源出
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濟源自沅水之類淵
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非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

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故命有司祈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畜許六切

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惰游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爲之詰焉亦宜矣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鄭氏曰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孔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蔬食爲草木實者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方氏曰於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資人用固宜教道之而無遏其所欲乃或侵彼之分奪人所有則是彊暴之徒所以罪之澄曰農家耕百畝之田畜雞豚狗彘以供其食然皆人力所致得之良難今當農隙而取野中所生之草木禽獸以益其食此不待用力而得之者故官使虞人教之道之以採取草木之實獵取飛走之物非農人所素習故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音切去上聲
音音略日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寧安也方氏曰此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澄曰仲夏言毋躁此言身欲寧即毋躁也仲夏之者欲禁色與味二者然色則全禁故言止止者盡絕之也盡絕之故非但不得如常時進御雖間或一時進御亦不可故云毋或進或謂間或也味則不全禁故言薄薄者不令厚焉爾

八月令卷六

百十一

不令厚故許得聊略和調但極致求詳和調則不可故云毋致和致謂極致也此仲冬言色而不言味蓋冬寒之時滋味自可如常不必令薄色能戕生戒之者宜重味能養生戒之者差輕也安形性即定心氣事欲靜即百官靜事也身欲寧者不擾於內安形性以上皆為身之欲寧故也事欲靜者不擾於外此言待陰陽之所定定者謂陽之進而陰不能阻喜之也仲夏言定晏陰之所成成者言陰之進而不言陽之不能阻閔之也馬氏曰陽伏而陰尚自若故爭凡爭者未定故也夏為正陽而陰始間之冬為正陰而陽始間之方盛者方衰方微

者方長有爭之道焉於冬至曰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於夏至曰死生分言陰之來不過與陽為敵而已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解音蟹

鄭氏曰又記時侯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薺也水泉動潤上行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向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為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解角從陽退之象熊氏曰芸荔挺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馬氏曰萬物之材敷榮則柔收斂則堅故於是時可以伐木取竹箭方氏曰木大故云伐竹箭小故云取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去上聲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罷去之方氏曰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官爾制器之實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陽實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闢廷門閭築圉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方氏曰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塗謂塗之以土也孟秋言繕囹圄築則如築城郭之築不止於繕矣澄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闕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之內外閒曠之地無室廬處也塗者蓋謂畚土以填補其地之凹陷門謂各家寤廟之門閭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蓋謂埏埴以塞塞其門之罅隙囹圄四面有垣墻壞者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

月令卷六

百十三

泉咸竭民多疥癘雨汁去聲瓠戶故切

鄭氏曰國旱午之氣乘之也雲霧者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直虛危內有瓜瓠蝗蟲為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為旱也疥癘之病乎甲冑也孔氏曰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瓜瓠不成地災國有大兵人災也按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蝗蟲為敗水泉咸竭地災民多疥癘人災也方氏曰氛霧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也以雲

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為金氣所傷也國有大兵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蝗蟲為敗與孟夏蝗蟲為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迹言夏為陽故言其氣冬為陰故言其事水泉咸竭以感發散之氣也齊稱則虛陽作之也

右記仲冬凡九節

季冬之月

此謂小寒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寒之日鴈北鄉後

月令卷六

百十四

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雊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鷩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澄曰野雞始雊之第二日至立春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氐丁亥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十八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小寒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旦氐十三度中唐月令曰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

中斗建丑位之初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氏
中斗建丑位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鄭氏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
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鴈北鄉鵲始巢雉雞乳鄉音向雉古豆切乳如住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雉雞鳴也詩曰雉之朝雉孔氏曰
鴈北鄉此扱早者若晚者易說云二月驚蟄乃北鄉鵲
始巢此扱晚者若早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

月令卷六

百十五

雉雞乳易通卦驗云在立春節立春或在此月也馬
氏曰鴈北鄉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方氏曰乳孚乳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閤以奄

鄭氏曰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乃多切磔竹百切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旁磔於四方之門磔
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孔氏曰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

人故云大難旁礫者謂四方之門皆披礫其牲以禳除陰氣出上牛者此時彊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此時寒實未畢而注云畢者意欲其畢爾方氏曰牛土畜又以土爲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爲入送爲出送寒氣故以出言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鳥仲春化爲鳩孔氏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即鷓鴣鷹雉之屬厲嚴猛疾捷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雉之屬取

鳥捷疾嚴猛也

月令卷六

百十七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祇音祁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

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孔氏曰按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

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至此又更祭山川

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五帝爲

宗大臣句芒等爲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方

氏曰終勞之時故徧報之自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故至

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下

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然天曰神地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孔氏曰仲秋犬嘗麻季秋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重之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魚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祀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八月令卷六

百十三

鄭氏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孔氏曰於是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也月半後大寒乃盛方氏曰水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非特水面而已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種

聲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鉷之屬孔氏曰耒耜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

耜者耜以金鐵爲之鉏今之鋤類孟子云雖有鉏鉞之屬以田器非一也顧氏曰古未用牛耕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澄曰五種謂五穀之種稷黍梁稻菽也出者就困倉所藏處出之於外以待來春將種之也計謀度也脩整理也具備辦也謀度來年耦耕之事而豫先整理備辦所以耕之具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合古答切吹去聲

月令卷六

百十八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孔氏曰云罷者以一年頓停至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共音供同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澄曰言薪柴又曰薪燎即柴也方氏曰秩薪柴於歲終命收之所以備來歲之用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幾音幾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之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每月移次它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月與日會於它辰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於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

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六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脩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謂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比是制禮者總為戒約之辭凡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者皆是禮家總禁也方氏曰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為歲之始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一意於耕故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孔氏曰調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澄曰國典者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者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論猶云集議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也凡來歲所宜之事一一商論於今以待來歲行之來歲之宜謂時令也而必先飭國典何哉蓋國典者常法時令雖各時所行不同然無一不出於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

饗

八月令卷六

頁百二十一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孔氏曰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政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上與之故賦牲供王社稷也澄曰次諸侯之列謂等次諸侯之爵列以定其國之大小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與同姓共者也芻豢猶犧牲孔氏曰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供之也芻是牛羊豢是犬豕天地不用犬豕社稷人牢有豕而無犬故没其芻豢而徒云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孔氏曰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小宰又列次采

地大小至於庶民受田准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士在其中省文爾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供上澄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謂枚數臣民之土田以定其數之多少也此庶民謂畿內鄉遂之民及公邑之民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澄曰上文言天帝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之牲賦之同姓之邦小

林名川之牲賦之卿大夫至于庶民此言凡在則總上三者而言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亦皆出於民力故言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祲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天鳥老切

鄭氏曰白露蚤降介蟲為妖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鼈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也胎夭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

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眾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孔氏曰白露蚤降天災介蟲為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按陰陽式法丑魚鼈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介蟲為妖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胎夭既傷國多固疾名此月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冰凍消釋地災也方氏曰冬之序為後於秋而言蚤者

以建亥為正言之則冬為先也介蟲之性辨於物歛藏之氣不厚故反為妖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秋為金也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而行歲終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曰蓋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盛陽燠之也

右記季冬凡七節

柳子厚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然而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隄

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眾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種麥季秋休百工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蓄采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窬窖脩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亦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布德和令行慶

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行爵出祿選
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恤
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正貴賤近習罷官之
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
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
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乎又
曰返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
霧寒煖之氣大疫風欬歔嚏瘡寒疥癘之疾螟蝗
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
夭多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
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
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顧氏臨
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
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
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即施行者亦豈一
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之
論則是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
言行春令則應若北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
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
不無古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

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
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